

關岳合傳

學生叢書之一
關岳合傳

目錄

第一章 英雄與社會

第二章 曠世之君臣相與

第三章 關壯繆之時代

第四章 先主初起時之關壯繆

第五章 先主初據徐州及入許都時代之關壯繆

第六章 關壯繆與曹操

第七章 先主居荊州及赤壁戰時之關壯繆

第八章 壯繆守荊州

第九章 壯繆之北伐及其成仁

第十章 關壯繆之生平

第十一章 秦檜

第十二章 岳忠武之時代

第十三章 岳忠武初出時

第十四章 南渡初之岳忠武

第十五章 岳忠武之削平內寇及經營襄漢

第十六章 岳忠武與僞齊

第十七章 和議之成及岳忠武之成仁

第十八章 恢復政策之評論及岳忠武之生平

學生叢書之一 關岳合傳

第一章 英雄與社會

後史氏曰。英雄之關係於社會。顧不重哉。言周之文治者。不稱他人。而必曰周召。言漢之武功者。不言他人。而必曰衛霍。一若此時代之功業。悉此一二人之所創者然。何哉。近世論者。乃謂惟未開或半開之社會。然後有賴於英雄。社會愈進化。則英雄愈少。又謂凡一有名之英雄。必有無數無名之英雄。盾乎其後。衡以分功。協力之義。則此有名之英雄。其功亦與無名之英雄等耳。推斯義也。則英雄者。特不祥社會之產物。竊取他人之力。以成其名者耳。其然。豈其然乎。聞之。易大傳。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蓋社會進化。其道萬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人之性。又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者。而致力焉。而程功。乃易爲力。推斯義也。則社會愈進化。而英雄乃愈多耳。今卽以生計爲喻。凡欲求一國生計之發展。未有不歧望企。

業家之出現者也。夫生利之要素有三。一曰土地。二曰資本。三曰勞力。土地出於地主。資本出於資本家。勞力出於勞力者。彼企業家會何有焉。然而欲斬經濟之發達。終不得不踣望企業家之出世。而企業家且於經濟社會占一最重要之位。置者何也。社會愈進化。則事物愈複雜。地主資本家勞力者。雖亦有其土地資本勞力。而不能用。必待企業家出。然後能從而結合之也。然則企業家者。生計界之樞機。而地主資本家勞力者。所相依爲命者也。英雄之於社會。亦猶是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信哉。

凡人類莫不有其向上心。又莫不有其模放性。故其於社會也。人人思爲英雄。亦莫不各就其性之所近之英雄。而崇拜之。惟崇拜英雄者多。故英雄日出而不已也。雖然。欲崇拜英雄者。必不可以不知英雄之真相。崇拜英雄而不知英雄之真相。則其所崇拜者。已別爲一物。而非復英雄矣。今夫孔子聖人也。釋迦亦聖人也。爲人而崇拜釋迦與孔子。豈得曰誤。又豈敢謂其終不能肖釋迦孔子。雖然。執村

塾學究所誦之高頭講章以崇拜孔子。執鄉曲善士所刻之陰隲文感應篇以崇拜釋迦。釋迦孔子不任受也。是何也。高頭講章固非孔子。陰隲文感應篇固非釋迦也。外人目我爲佛教國。而吾國自漢以後。國家號稱尊儒。夫尊儒則豈不以孔子爲歸。奉佛則豈不以釋迦爲鵠哉。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西儒亦有言。人恆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然則我國似孔子釋迦者宜最多。而何以自漢以後。儒學統一。而眞儒愈少。自唐以降。宗風益暢。而高行反稀也。語曰。畫虎不成反類狗。夫人類固富於模放性者也。果使得虎之眞相。而朝夕臨摹焉。亦豈慮其終不能肖。特恐虎居山林。不能常見。因執其朝夕習見之犬。而誤以爲虎耳。如是則臨摹愈勤。去之愈遠矣。崇拜英雄而不知英雄之眞相。其害如此。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長於爭戰之英雄。最易受人崇拜。非必人類之性質。尙帶有野蠻時代之遺傳。而特好殺戮也。蓋物莫不求所以自存。而欲求所以自存。則其事恆與競爭相伴。競爭之道雖多。而戰爭則其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凡一社會。

非其武力先足以自立。則將早爲他族所吞并。而凡百事業均無所附麗。卽幸緣環境之不同。斲獲自立。以發舒其文化。終亦爲他人奉耳。北宋之末。汴京淪陷。而一切法物。遂無不隨徽欽二宗以俱去。其實例也。故凡一軍略家之出世。實能爲全社會之人。捍禦外敵。使克保守其前此之所有。又能爲此社會樹立聲威。鞏固基礎。使獲若干年之平。利益致力於他種之競爭。以圖自存之計。其功可謂大矣。其受人之崇拜也。亦宜。雖然是亦可以誤其真相乎。則所謂畫虎不成。非徒無益。且又有害者也。

庚子之役。我國民徒恃血氣之勇。輕挑強敵。致其結果。償款四萬萬。種種辱國之舉動。不一而足。問其何以至此。曰。崇拜英雄。而誤其真相。致之也。蓋當時之所謂義和拳者。其心目中。各有其所謂英雄之一人。而從而崇拜之。而模倣之。而其所謂英雄者。則非虎而狗。非鵠而鷺。致有此等求益反損。求榮反辱之舉也。今舉世認爲軍事上之英雄。而從而崇拜之者。莫如關壯繆及岳忠武。然其不執三國演

義以崇關。挾岳傳以拜岳者。復幾何。吾懼夫崇拜英雄之效之終不可見也。作關岳傳。

第二章 曠世之君臣相與

後史氏曰。君臣相與之際。豈不難哉。篤信義。重然諾。生死不相背負。此在閭巷之間。布衣之交。蓋猶難之。而況於君臣相與之際乎。夫君臣相與之義之不明於世也久矣。孟子論周室之班爵祿也。而曰『天子一位』。白虎通亦曰『天子者。爵也』。可知君臣之間。等分初非殊絕。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祿曰天祿。特以人之才分各有所宜。循分功協力之義。以共任天下事者耳。夫信義之爲重於世也久矣。閭巷之間。布衣之交。生死然諾。猶不可相背負。而況於分功協力共任天下事者乎。然此義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有能行之者。其惟三國時代之劉先主與關壯繆。

蜀漢一朝。君臣相與之際。實曠三代後所無有也。趙翼廿二史劄記云。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尙可推見其心迹也。（中略）劉備一起事。卽爲人心所歸嚮。少時結交豪傑。已多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早資以財。爲糾合徒衆之用。領平原相。劉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救陶謙。謙卽表爲豫州刺史。謙病篤。命以徐州與備。備不敢當。陳登孔融俱敦勸受之。後爲呂布所攻。投奔於操。操亦表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嗣以徐州之敗。奔袁譚。譚將步騎迎之。袁紹聞備至。出鄴二百里來迓。及紹敗。備奔劉表。表又郊迎。待以上賓之禮。荆州豪傑多歸之。曹兵來討。備奔江陵。荆州人士隨之者十餘萬。是時身無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傾倒。如此。程昱謂備甚得人心。諸葛亮對孫權。亦謂豫州爲衆士所慕仰。若水之歸海。此當時實事也。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見。第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傳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旅。

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其征吳也。黃權請先以身嘗寇。備不許。使駐江北以防魏師。及猊亭敗退。道路隔絕。權無路可歸。乃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備曰。我負權。權不負我也。權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權亦不信。君臣之相與如此。至託孤於亮。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千載下猶見其肝膈本懷。豈非眞性情之流露。設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豈肯爲操用乎。惜是時人才已爲魏吳二國收盡。故得人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下略）

吾又論之。自漢以後。開國之時。君臣相與之際。鮮或能善其終者。漢高祖。宋太祖。明太祖。無論矣。唐高祖。化家爲國。半由太宗之力。而太宗將才天挺。亦遠出羣臣之上。削平僭亂。無役不身。在戎行。似無所用。其猜忌矣。然劉文靜。侯君集等。猶不能保其善終。房魏大賢。曾不能蒙十世之宥。長孫無忌。懿親。李勣。元勳。亦皆惴惴。

不自保。此何故哉。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霸者既怙其詐。力竊天下。而有之。視爲一家之私產。當其時。與之並起於草野之徒。其才智與登九五傳子孫者。初不甚相遠也。則安能禁其不生。覬覦之心。而霸者亦安能漠然置之哉。惟後漢一代。功臣均獲保全。至蜀漢。則諸葛孔明。以一身任軍國之重。總官府之職。而其主不疑位絕於百僚之上。威行於貴近之間。而其下不怨孔明。卒後。蔣琬。費禕。蒙其遺緒。猶克保父境內者。十年。方苞。至以此稱後主。謂『太甲成王。當之猶有媿色』。而壯繆死後。劉曄。至以壯繆與先主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以其相與終始之分。而決其必爲復讎。此誠曠古所未有也。其所以克致此者。抑又何哉。無他。其君臣相與之際。一以共濟世業爲心。而未嘗有利天下之意也。何以言之。夫能支配人之思想者。莫歷史若。世變不可測也。方來之事。寧必盡合乎往古。然當變態未著以前。其事固無從豫測。一時之人心。有不能不受前此歷史之支配者矣。以一姓長有天下。此在今日。人人知其不能然。在三國之際。思想則固異此。漢自高祖斬蛇起。

義有天下。文景繼之。休養生息。恩德深入乎人心。卽武昭時代之武功。亦有以大揚國威。而永爲人民所思慕。人心之戴漢也久矣。新室衰亂。崛起草野者。無一不託名漢後。平林諸將立更始。赤眉立劉盆子。無論矣。弓林之詐稱得孺子嬰。王郎之詐稱得成帝子。與盧芳之自詭爲武帝曾孫。皆託漢後以動天下也。劉永無尺寸之柄。而董憲張步甘爲盡力。隗囂始起兵而竇融更無論也。武而卒戡卽公孫初起時亦託漢使者假以益州牧。始克起兵而竇融更無論也。武而卒戡大難。復舊物者。實爲光武。漢家之厄在三七之間。而降準之子孫必能戡定羣雄。救民水火。殆成爲是時一種歷史上之信仰矣。故先主始起。顛連困苦。而其志不折。其告孔明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惟此種歷史上之信仰。有以養成其自負心也。而其羣下之推戴之也。則亦以此。諸葛亮告孫權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操下乎。』趙氏稱孔明爲三國時第一流人物。吾謂壯繆亦三國時第一流人物也。讀下文各章自見其將才其忠義。三國時武將中無第二人也。其所以不歸他

人而獨委身先主者。蓋有由矣。君懷戡定天下之心。以使其臣。臣以救民水火爲心。以事其上。共以濟世安民爲心焉。有爾詐我虞之事。其君臣相與之際。獨能恩義周浹。曠百代而無倫。豈偶然哉。然則劉先主諸葛孔明關壯繆。非徒歷史上過去之英雄實乃共和時代國民之好模範也。

第三章 關壯繆之時代

自漢而後。歷朝所以傾覆之原因有四。一曰夷狄。二曰篡竊。三曰藩鎮。四曰流寇。夷狄之患。起自外國。當別論。篡竊則移威權於宮禁之內。改玉步於殿陛之間。班彪所謂危起自上。傷不及下。其能使禹縣分裂。生民大被荼毒者。則流寇藩鎮而已。而二者之患。藩鎮較流寇尤深。蓋流寇多起於繩樞甕牖之徒。未嘗有尺土一民之藉。起勢雖若剽悍。根柢實非深固。至藩鎮則分土自專之既久。甲兵既訓練。有素。政治亦施設。有方。人民習其煦嫗之恩。亦且樂爲之死。其事勢乃牢固。不可猝拔。此兩漢唐明之初。所以易於統一。而東漢晚唐。所以終成三國五代之分裂。

也。

後漢與唐其亡實最相似。今試列舉之。唐自中葉以後。政權恆操於宦官。南北司如水火。而士大夫恆不勝。其後乃激成崔胤之召朱全忠。盡誅宦官。而唐以亡。後漢宦官與外戚亦恆相誅。外戚多覆敗。其後乃激成何進之召涼州兵。盡誅十常侍。而漢亦以亡。一也。唐自昭宗以後。受制於邠岐諸帥。而朱全忠移駕幸洛。漢則始受制於董卓。既見挾於李傕郭汜。而曹操遷帝於許。二也。唐藩鎮雖跋扈。其初不奉朝廷命令者。特河北三鎮耳。黃巢亂後。朝廷之命令始全不行於山東。後漢中央威力之失墜。亦由黃巾階之厲。三也。唐末勢力最強者。其初爲李克用。而其後見弱於朱全忠。漢末勢力最強者。其初爲袁紹。而其後見滅於曹操。四也。朱全忠盡并山東之地。而不能得志於淮南。曹操芟夷二袁。呂布劉表。而不免敗績於赤壁。五也。唐室雖亡。而朱邪李昇猶假其名以自立。後漢雖亡。而蜀漢先主亦艱難思紹其遺業。六也。朱梁雖弱河東。而不能剪滅沙陀。卒召後唐石晉。竊據中原。

之禍。燕雲割棄。實爲北宋一代不競之原。魏武雖破烏桓。分匈奴。亦未能絕其根株。且徙武都氏於秦川。卒爲五胡亂華之本。七也。世之相去若此。其久也。事之不必相師。又大彰明較著也。而其結果之相類。至於如此。豈不異哉。

後漢外權之重。始於靈帝中平五年。用宗室劉焉議。謂四方兵寇。由於刺史威輕。且任非其人。於是改刺史爲州牧。選列卿尙書各以本秩居任。及黃巾亂。州牧兵權益重。適會董卓以武人入握政權。東諸侯藉口討伐。紛紛起兵。陰圖割據。而禹縣分裂之勢。不可迴矣。今略表當時割據諸雄如下。以見關壯繆所處之時代焉。

袁紹 以渤海太守起兵討董卓。諸侯推爲盟主。後逐冀州牧韓馥。滅公孫瓚。有幽冀并青四州。

袁術 始據南陽。後徙壽春。

公孫瓚 始幽州將。後弑州牧劉虞。有其地。

呂布 以中郎將與王允誅董卓。李傕之難。布奔袁紹。紹忌之。走河內。與張楊

合。曹操攻陶謙。張邈迎之。襲取兗州。後爲操所敗。奔先主。又乘先主與袁術相拒。襲奪徐州。

劉表 靈帝崩。代王叡爲荊州牧。削平寇難。遂據有其州。

劉焉 中平五年。州牧初建焉。牧益州。卒。子璋立。

張魯 劉焉使取漢中。璋立。闇弱。魯遂自據之。

馬騰韓遂 遂金城人。騰涼州司馬。靈帝末。俱舉兵反。朝廷不能討。因授以官。涼州遂爲所擅。後騰與遂不和。求徵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復與遂合兵反。公孫度 初平元年。爲遼東太守。據有其地。傳子康。康弟恭。及康子淵。延熙元年。始爲魏所滅。

孫堅 初以長沙太守起兵討董卓。後附袁術。擊劉表。爲表軍射殺。子策始依術。後以父部曲。南定江東。

曹操 以驍騎校尉起兵討董卓。袁紹表爲東郡太守。初平三年。黃巾入兗州。

殺刺史劉岱。州吏鮑信迎操代領其州。建安元年。獻帝還洛陽。操入衛。遷帝於許。自是大權悉歸於操。次第戡定二袁。呂布。劉表。東征敗於赤壁。三分之局始定。

此所舉。特其據土較廣。歷時較久者耳。其他暫時割據一郡。雄長一州者。尙不在此。列漢代去古未遠。封建思想未全脫除。君權不如後世之進化。郡縣吏民於刺史太守皆有君臣之分。有爲之效。忠之義務。當時州牧郡守皆稱君。仕於州郡者皆尊之曰本朝。其效忠牧守見稱當可一。二舉。故其戡定之也。倍難。先主起於此時。復欲如光武之東征西討。克集大勳難矣。然如關壯繆等之奉以周旋。艱險不避。生死不渝者。其忠義之氣固凜然不可得而沒也。

第四章 先主初起時之關壯繆

關壯繆及張桓侯之從劉先主周旋也。蓋在先主尙未起兵之時。二人實先主最舊之臣也。趙雲至先主與田楷拒袁紹時始相從。壯繆名羽。字雲長。一字長生。河東解人。解今山西。